

R E S E A R C H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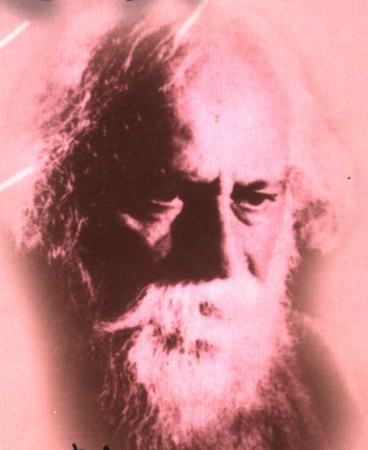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

Tag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ivilization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

尹锡南 著

泰戈尔



巴蜀书社

Rabindranath Tagore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

Tag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ivilization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

尹锡南 著

泰戈尔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尹锡南. —成都:巴蜀
书社, 2003. 7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
ISBN 7-80659-500-7

I. 世... II. 尹... III. 泰戈尔, R. (1861~1941)
—文学研究 IV. I35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788 号

策划编辑:段志洪

责任编辑:李 嘉

封面设计:何东琳工作室

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

尹锡南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电话:(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20 千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500-7/I·178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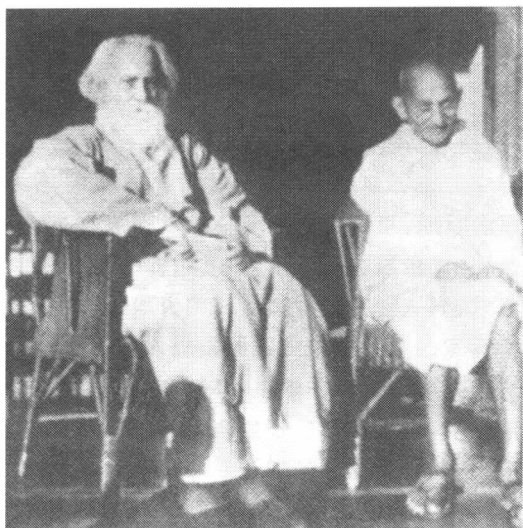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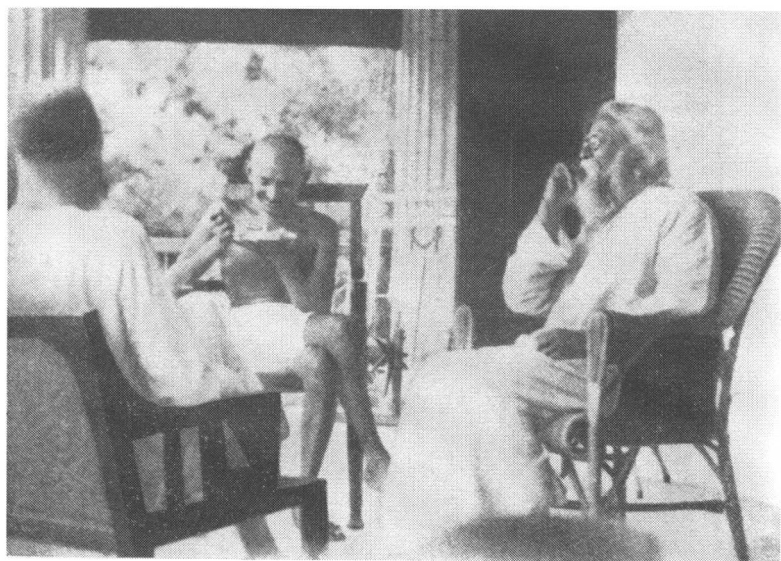
1924 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右三）来华访问时摄，右一徐志摩，右二林徽因，左一梁思成，左三林长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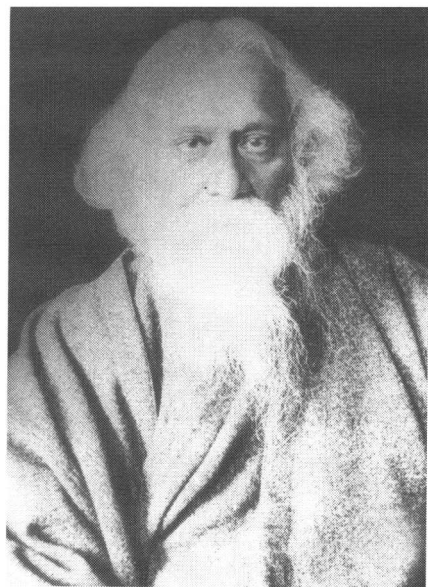
辜鸿铭与泰戈尔 1924 年在北京的合影



甘地与泰戈尔在一起



1925 年,泰戈尔与甘地及英国友人 C·F·安德鲁斯在一起



泰戈尔



泰戈尔一家

SBK 08/01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编委会

主 任：王东林 文富德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林 文富德 邱永辉

陈继东 和 平 张 力

杨平学 杨翠柏 熊昌庆

魏晓林

作者简介

尹锡南，土家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四川省涪陵地区酉阳县）人，1966年生，1999年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英语系，2002年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印度方向）研究生毕业。现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工作，并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泰戈尔、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大国外交战略等。已发表论文《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解读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试论印度与美国日本的外交战略互动》、《冷战后中印俄三边合作初探》等。

《南亚研究基地丛书》

文富德

总

序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马尔代夫和锡金等南亚国家都是我国的西南近邻。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和南亚国家人民来往频繁。在古代，玄奘和法显等在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两地之间开展的经济交往，曾经把中国人民和南亚国家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留下了许多反映彼此之间友谊的动人篇章。

遗憾的是，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和南亚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使两地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阻碍了彼此之间的了解，破坏了相互之间的联系。20 世纪中叶，中国获得解放，南亚国家先后获得独立，为中国和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开展经济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揭开了中国和南亚国家关系的崭新篇章。

为了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彼此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造福于两地人民，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四川大学就成立了印度研究

室，70年代末期扩大为南亚研究所。长期以来，该所研究人员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南亚国家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美国、英国和南亚国家的有关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联系，增强了对南亚国家基本情况的了解，为加强中国人民和南亚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中国和南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该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中国和南亚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展经济，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逐渐增多。中国学生到南亚国家留学，中国公民到南亚国家旅游，中国企业到南亚国家投资，中国产品向南亚国家出口。同时，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南亚国家的国际战略地位有所提高。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增加对南亚国家的了解。为把我所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我们将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的资助，并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不定期地出版有关南亚研究方面的系列著作《南亚研究基地丛书》。我们希望借此扩大学术交流，并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以繁荣我国的南亚研究事业。

A
b
s
t
r
a
c
t

The Rabindranath Tagore's understanding of civilization relates 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ccording to him, a civilization ought to focus on a universal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s and nations, concern much abou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cial norms (dharma) beneficial to the mankind as a whole. He argues that the East ten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harmony, gods-worship and self-realization, which has, in part, resulted in its cultural plurality and socio-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By contrast,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hows a uniform cultural origin, more religion-oriented, science-minded, competitively aggressive, and progress-seeking. While Tagore praised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merging in the West, h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selfishness and ruthlessness of chauvinistic nationalism upheld by the West and Japan. It seemed to him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uld the mankind make the society an eternal progress. Also Tagore's Oriental complex made him concern about the eastern nations' crisis of survival due to under-devel-



opment. He proposed that the East should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great alliance of eastern nations. However, Tagore's remarks on civilization are too idealistic to explain what actually happened then. Basically, his view of civilization is attributed to Indian cultural heritages, contemporary events, and his family and personal background.

What Tagore stressed on civilization had ca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le som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allenged his propositions of promoting eastern civilization and combining it with western one, the other in China were in favor of him. Tagore's criticism on westernization of Japan in nationalism and militarism met a cold response in the country. In India, Mahatma Gandhi was against Tagore's advocacy of inter-civiliz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ixture, which even brought a hot national debate. Interestingly, Tagore's visits to the West were received warmly and some of western elite, including Roman Roland and Albert Einstein, profoundly accepted his proposi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ifferent replies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presented the tide of time and its regional variants during that days, especially with the West's rethinking their civilization after undergoing the holocaust of the World War I and hoping the Eastern thoughts substantially helpful for pulling the West out of the dilemma.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toward Tagore's views on civilization, in fact, logic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o-economic dispar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1920s.

Intentionally, there is a marked feature in the Tagore's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to remove the disequilibria of discourse due to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worlds. In short, the Tagore's formula that western and eastern civilizations could advance jointly through interac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will always be a great inspiration.

序

张力

泰戈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他是享誉世界的诗哲和思想家，也是能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会贯通的楷模。尽管他的人格近乎完美，大师的地位不受怀疑，但他的观念却曾经颇受争议。国内对他及其作品的大量介绍，始于上世纪初叶。一些前辈学者、文人对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曾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界引入了一缕新鲜的气息，使国人在经受“欧风美雨”的吹打之后，有机会去认识与中华文明有别的另一个“东方”。尤其是泰戈尔本人1924年的来访，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他到访本身和在中国的演讲，特别对他的东西方文明界说，赞颂者有之，贬损者有之，冷眼相对者也有之，或将他引为先师及同道而自豪，或将他的言说视为异端谬误而避之不及。总之，在整个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风潮，可谓沸沸扬扬，热闹非凡。甚为有趣的是，对泰戈尔的评判竟成为中国学界、思想界验证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其实，鉴于当时国内思想界正在扩大、消化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都在热衷于大谈“西方的衰落”，他的一趟中国之行能产生出这种奇特效应便不难理解了。但也正归于此，受这种难以摆脱的厚

重历史情结的挤压，国人对这位文化巨匠的评判、理解也难免偏颇和有失公允。相比之下，同期西方对泰戈尔的认知，则要平实、超逸得多，从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声名鹊起，一直到溘然仙逝，相互间的对话与灵感碰撞一直在持续，并使当事各方受益匪浅。

在诵读《吉檀伽利》、《飞鸟集》的美妙瞬间，倘能越过时空的阻隔，去体察感悟隐藏在他那深邃目光中的思考与意识，那该是何等的心灵快慰。是啊，作为近邻，我们中国人熟悉泰戈尔的诗歌，甚至熟悉他那清癯的身影和飘逸的须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他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理解，我们至今仍停留在比较粗糙、肤浅的阶段，我们对他仍感到几分陌生。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有不多的人，或能用审美的目光去仰视他的文学创作，或能暂时忘却俗世烦恼，去试着一窥泰戈尔的性灵世界，但是，他对文明的洞悉与表述，与我们近代以来所面对的社会人文环境之间，却是冲突多于和谐。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阶级斗争，还是当今商品社会的急功近利与物欲横流，似乎都与他那个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说俗了，就是他那一套根本派不上用场。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境使然，我们对这位人物，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依然没机会说。但难免有这种时候，我们惆怅顿生，若有所失，总觉得对这位深受我们爱戴和景仰的先师，还欠着他点什么。若是有了这一反省，就会发现《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这本书有它独特的意义。

我与尹锡南君结交是在前年，当时他正就硕士学位论文（后来经修改、补充、润饰，形成本书的初稿）征询意见，这时我知道了他正在研究泰戈尔。尹君不缺明晰的思路，不缺丰富的想象，甚至不缺细腻的感悟，具备了与泰戈尔“神交”的基本素质。而要探索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及他的心路历程，还需研读大量史料文献及他人的前期研究。尹君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注重文本解读，深明此理，但苦于国内有关泰戈尔的资料，无论中文、

外文，实在奇缺，尤其要想系统地解读泰戈尔，可用的材料更是不多。这无疑带来了技术上的难度。恰逢其时，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大部头《泰戈尔全集》，有如一场及时雨，让尹君喜出望外。但偌大一套装帧精美的全集，索价近千，不免使读书人感到囊中羞涩。他未就此畏步不前，而是想出了最好的法子，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整日价呆在书店里，席地而坐，逐本通读，做下数千条摘录。就这样，伴着泰戈尔的影子，他在书店里度过一个萧萧寒冬。可免费读书的优惠是有限的，毕竟书上不能划道道、记符号，于是他意犹未尽，终于下狠心又向河北教育出版社邮购了那套24卷本《泰戈尔全集》。随后的日子不难推测，尹君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有所得，有所乐，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成。其心血所聚，功力所及，便有了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著作。

本书虽不至说是拓荒之作，但确能称得上是目前国内研究泰戈尔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综观全书，在流畅、隽永的文字之间，不乏明快的评论、精微的考证和透彻的辨析。书中广征博引，纵横捭阖，既诠释了泰戈尔博大精深的文明思想，也讲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社会经历与人际交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真实、形象丰满的泰戈尔。本书的可贵，还在于作者在文本解读和分析的基础上勇于立言，不受权威大家的观点所围，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当然，本书作为一部新人之作，难免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也有不少有待商榷之处，但我相信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力作为学术所做的贡献。尹君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尝试，称得上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工作，有益于增进学术，启迪新意，提升我们对泰戈尔这位智者的认知水平。有鉴于此，当他囑我为这部书作序时，我的荣幸和使命感参半，敢犯非泰戈尔专家为泰戈尔研究著作写序之大忌，欣然从命，作此短文。

2003年7月1日于四川大学绿阳村寓所